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  
第八回 詰鴻才海棠四種 訂大盟琥珀雙環

詩曰： 昨夜霜風入繡袍，苦吟長憶杜陵豪。

江城木落猿聲切，澤國天空月色高。

自信嚴丘諸事懶，誰憐詩酒寸心勞。

松花亂落東城而，共聽鳴琴下九臯。

卻說鳳娘到牧雲庵中進香，見白生在寓，知家中坐館的是假冒的。回來與霞蕭商議道：「庵中少年面貌與夢中所見的無異，又珊瑚鞭掛在牀頭，必是真白生無疑了。但在我家坐館的依道人之言必是了緣，只是不好說破。如今當用何計去之？」

霞蕭道：「前送扇之時，我見他與紅英的光景必是有情。可作一書，竟說他處師範之位，何起淫匿之心？紅英雖侍婢，亦不宜戲謔之。恐夫人知之體面不雅，不如托故自辭。此乃萬全之策。西賓已另聘，可作速回去，不必在此。」鳳娘依之。寫完，反命紅英送去。

紅英不知其故，欣然而去，遞與秋生。秋生一看，手足無措。紅英問之，秋生告其所以。二人各暗暗叫苦。秋生道：「紅姐且進去，我自有道理。」紅英回覆了鳳娘。秋生在館中，心下想道：「小姐這光景，姻緣大分休矣。我去也罷，只捨不得紅英。」左思右想，無甚計策，只得對老僕道：「我久未回家，明日要去，可先替我稟知夫人。」

老僕入內告知夫人。夫人命治酒於館中，令金汞相陪。秋生道：「替我上覆令堂，我回去未必就來，先生可另聘罷。」又命老僕請夫人出來拜辭。胡夫人走出堂中。秋生作揖，致謝甚篤。夫人原送贖儀，又命金汞拜別先生。紅英在夫人後暗暗揮淚。秋生見了紅英，礙眾人眼目，只得飲淚出門。自思庵中又不好去，恐露出馬腳，只得回家，望應天進發。正所謂：

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

秋生一路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不幾日到了鎮江，遂下了擺江船。誰知到了江中，黑風驟起，把缸一側，缸上人忙挽住蓬腳。秋生因坐於艦傍，早已側落江中。風高水急，無人撈救，競葬於江魚腹中。老僧水厄之言果應。若竟出了家，此難或可免。後來其父家業已凋零，亦不來庵中取他還俗。從此兩下不題。

且說胡夫人見秋生去了，因對鳳娘道：「先生臨去時曾說未必就來，西賓必須另聘。我想兒童不可一日無師，為今之計如何是好？」

鳳娘道：「前鶴兄年尚幼，只算發蒙。今將來要作文字，必須得一個飽學的人方妙。但我家館資淡薄，飽學的誰肯來？且我輩都是女流，怎曉得外邊光景。明日母親誕辰，要請牧雲庵師父來誦經。空如乃誠實老油。問他必有飽學的人，而不計束脩者。」夫人遂命老僕去請了。

明日，道人先來擺了佛像，空如又請一僧同來。課誦畢，吃了小飯，然後念起經來，四向懺悔。胡夫人出來拜佛，空如問訊謝了，又命金汞出來拜佛。空如問道：「小官人尚未讀書麼？」夫人道：「舊年聘一個先生，前日去了。今要請一個，只是沒甚飽學的。」

空如道：「我庵中有一位白相公，真正飽學，就是本縣魏非瑕相公也來請教他。他父親曾為御史，世居青州，今寓我庵中有二年，語音竟是杭州一樣。他曾對我說，要覓一個館。若夫人家是絕妙的。」夫人唯唯進去，對鳳娘說知備細。鳳娘道：「若與魏非瑕往來，必是有趣味的。母親可出去問他一實的，就托空如聘他便了。」夫人出來對空如道：「老師方才所言之人，若果肯坐館，就煩老師相聘。但我家清束金薄，只怕他不允。」空如道：「若論館資厚薄的，我也不說了。」夫人大喜，遂進去封一封聘金，待空如經誦完了，臨去就把他袖去相聘，又吩咐煩他回覆。

明日清晨，空如果來再三致謝。夫人問其館事。空如道：「一說就允。白相公已擇下後日赴館。夫人這裡把館室收拾起來，後日著一人來取了書囊行李，就來坐館了。」言畢別去。

至那日，夫人命老僕去請眉仙。眉仙竟同空如步來。夫人先與眉仙見禮，後命金汞拜見先生，又留空如吃素齋而去。

眉仙進館，問前師取甚名字。金汞遂取舊書法與眉仙看。眉仙見取個汞字，不覺失笑道：「雖因姓取名，何至取此字？」進改個「聲」字。鳳娘知之，大喜道：「果然真白生不同，只取人的名字就有許多意思。」眉仙將帶來古玩擺設齊整，臥房仍是北邊一廂，又把珊瑚鞭子掛在牀頭，安寓不題。

且說魏非瑕到庵中來訪眉仙，知館於金家，遂來探望眉仙。自此何聖之、沈雲鵬等都來拜望。又有這些求眉仙寫扇作文的紛紛而至。金家自用武公貶黜之後，門庭蕭然竟無人跡。及請眉仙來作西賓，文人墨士踵門而至，把一個冷淨門庭重新熱鬧起來。

鳳娘對霞蕭道：「前日先生在此，外人寂然無一人來拜望他。今白先生在此，將我塵垢蓬門殊生光彩。」

霞蕭道：「白相公今只餬口西席，蓬革已增輝；他日若袒腹東牀，我霞蕭亦預榮麗。」鳳娘微笑道：「癡丫頭，何出此狂言。」霞蕭道：「我不是狂言，實是至言。小姐只看他改名一節，便見他才思。又兼少年美貌，夢兆相符。小姐後日雖欲不適從得乎？」

鳳娘道：「只取一個名字，不足見其大段才學。」霞蕭道：「小姐今日可出一個詩題，求他一詠。若果才華敏絕，雖不可行鑽穴踰牆之事，亦不好托盟山誓海之心。終身之計在此一舉。此非狂言，乃至言也。」

鳳娘聽了，暗想此言亦是，欲取詩題。時四月中旬，庭中海棠盛開，遂取四種海棠為題，又各拈了韻，乃是：

垂絲海棠韻風字；西府海棠韻仙字；

貼梗海棠韻梅字；秋海棠韻夢字。

鳳娘取素箋一幅，把四個詩題端楷寫明，對霞蕭道：「看誰送去？」霞蕭道：「小姐後日上要侍奉巾櫛，我就親身送去何妨。」遂取而去。鳳娘暗笑。

霞蕭走出堂來，不見眉仙於館中，竟在於庭中閑步吟哦。霞蕭只得忍羞向前。眉仙見了急欲迴避。霞蕭道：「小姐適得一詩題，求相公一詠。」眉仙方向前作揖，接了詩題道：「姐姐且進去片時，容我做完了來取。」霞蕭遂去，躲於屏後等待。眉仙進館來，展開一看，見是四個海棠題，又限定韻，自語道：「好個難題，又是個難韻。向聞鳳娘詩才甚妙，我今日不可做得出丑。」遂磨墨濡毫，按題而詠。不一時，四題俱完，又自看一番，將來折好，走出館來。霞蕭見之亦走來接詩。眉仙道：「俚句不堪入目的，望姐姐於小姐面前一吹噓。」二人各笑了一笑。霞蕭接詩在手，喜之不勝，忙進內遞與鳳娘。鳳娘展開看時：

第一詠（垂絲風字韻）：

苞萼冉冉不禁風，醉卻前顏只假紅。

舞罷瓊人憤未斷，徘徊粉蝶暫相通。

第二詠（西府仙字韻）：

茸茸香草品皆仙，種得靈根異域傳。

點綴殘霞多少色，枝頭春漾任鶯遷。

第三詠（貼梗梅字韻）：

容欺桃李節欺梅，固蒂安安夢未回。

每捧日光心愈赤，几爐香處錦成堆。

第四詠（海棠夢字韻）：

球質空憐伴薛蘿，階前醉醒笑容多。

零零露冷嬌無力，黃菊時迎賞客過。

鳳娘看畢道：「此詩成於頃刻，雅遠清新而寓意深遠，真目中所未見。」二人稱贊不已。

誰知眉仙自和詩之後，思量道：「我在庵中，了緣曾說鳳娘才貌雙全。今日出這詩題，看起來才學不消說了。侍婢容貌如此，他的容貌可知。但我何能與他一面？雖苟合之事亦不願。若與我訂下婚姻，那時遵養時晦，申明大義於兩家父母，締結絲蘿，我願足矣。只我何能有此福分？」遂朝暮思念，慳慳成病，不能訓誨。金聲遂不進館。

夫人命老僕請醫調治。鳳娘知眉仙得病，謂霞箭道：「白生不知為甚得病，服藥難痊。他孤身客寓，倘或不保如何是好？」霞箭道：「容我去問其得病根由，服藥方可。」鳳娘遂取膠棗杏糕，交霞箭去問。

霞箭走至書館臥房外，見白生倚在桌上，視牀頭珊瑚鞭，點首模擬。霞箭竟進房去，問道：「白相公有甚尊恙？小姐差我來問候。」就將膠棗杏糕放在桌上。

眉仙忙立起施禮道：「小生有何德能，承小姐如此垂青相的？」霞箭又問得病因由。眉仙直告其情。霞箭道：「若訂盟之事在我身上。相公且寬懷。」遂來覆鳳娘道：「白相公之病，原為小姐。」且說苟合之事亦不願，只要小姐許以終身，其病自愈。

鳳娘沉吟不語。

霞箭道：「又非私會，只一盟誓何妨？且白相公因避難寓世，倘一旦患息回家去了，那時欲覓此美貌才郎只恐難得。不如致一盟書信物，彼疾必愈。至於結縭之事，且俟老爺回來，明告夫人，轉達其意。夫人知夢兆良姻，必允無疑。夫人一允，老爺必無別議。那時共締絲蘿，室家永好。我若得沐餘波感幸無地。豈非至公至大之論？」

鳳娘道：「閨中淑女私訂婚姻，若使外人知之，恐遭唾罵。」

霞箭道：「預夢所兆，何為私訂？且共事者我二人，有何外人知之？又非苟合私通，誰得唾罵？」

鳳娘被數語提醒，遂取所佩一琥珀連環，並繫珮帶一條。取素箋作盟曰：

英英閨秀，鳳蕭二淑。白眉少年，吉夢先囑。琥珀雙環，誓書一幅。

永訂絲蘿，日光如燭。有叛盟者，鬼神其戮。

作畢，用連環封好，付與霞箭而去。

眉仙自霞箭問病許以訂盟，病已半痊，在房中吟詩志感。見霞箭來到，遂立起身揖道：「前言果若何？」

霞箭道：「小姐見相公臥疾，坐臥不安。我達相公之意，遂不愧獻丑，將信物誓書送來。」

眉仙喜動顏色，餘病全愈，遂嘯而答道：「小生菲才薄德，承小姐如此重諾，真銘鏤五內，厚德難酬。」遂將誓書連環看了，藏於中。自思無物可表，於牀頭取下錦囊珊瑚鞭，並作一誓書道：

眉仙白引，才菲德窘。淑媛鳳蕭，垂青深重。報贈珊瑚，少伸微愜。式訂倡隨，永祈合誓。天目昭昭，殫茲渝盟。

寫畢，同珊瑚鞭授與霞箭道：「此仙師所贈，坐臥不離，今將與小姐珍重藏之，見此珊瑚鞭，即如我矣。」言訖，並付以誓書，各珍重而別。

霞箭將來遞與鳳娘。鳳娘見了珊瑚鞭，歎息道：「吉夢雖驗，但我身如白璧，今有微瑕，必待良工琢磨，方能復舊耳。」

霞箭道：「白相公即是良工。後日各稟命成婚，微假不琢自去。」鳳娘將誓書、珊瑚鞭藏過。

眉仙亦將琥珀連環、盟書收好。從此三人更相吟詠，樂意陶情。眉仙自病癒，依舊坐館，教誨金聲。雖狎見霞箭，並無淫污之念。故二人益加看重。眉仙得了誓書、信物，方曉得黃犢客所云。「鳳凰台上億吹蕭」之句，乃言婚姻之事，至此果應。但未知兩人何時得成良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